

134

T-062.4  
L76

THE FUTURE JUST HAPPENED

# 未来刚刚发生

迈克尔·刘易斯 著  
曹彦博 译



A0966922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刚刚发生 / (美) 刘易斯著; 曹彦博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1.12

书名原文: Next: The Future Just Happened

ISBN 7-80073 251-7

I. 下… II. ①刘…②曹… III. 技术经济学 IV. F06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92982号

Next: The Future Just Happened

Copyright © 2001 by Michael Lew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未来刚刚发生

WEILAI GANGGANG FASHENG

著者	迈克尔·刘易斯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译者	曹彦博	印张	7.25
责任编辑	罗伟尧	字数	133千字
责任监制	朱磊 王祖力	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
出版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 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邮编 100004)	印次	2002年4月第2次印刷
承印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书号	<u>ISBN 7-80073-251-7</u> F·303
发行者	中信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1-5474
经销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前 言

## 看不见的革命

2000年2月，随着网络股票价格开始了它们的“自由落体运动”，因特网也终于在它自己应有的位置上落座了。于是，人们立刻就忘记了美联储（U.S. Federal Reserve）主席、知识渊博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经说过，因特网正以连他本人也无法完全清楚的方式在改变着经济；忘记了堪称跨国公司典范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经说过，因特网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震撼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力量；忘记了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公司（Microsoft）还在声称自己需要将公司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因特网企业；也忘记了大多数大型公司——甚至包括那些与高科技毫不相干的公司——还在疯狂地绞尽脑汁，寻找应对因特网的途径。刹那之间，因特网成了一门独立的技术，其重要性并没有超过蒸汽机、轧棉机、电报或空调。它不过是信息的一种速递服务——而这正是那些在因特网风潮后期大量赔钱、更可能是没有赚到钱的非常认真的人们现在想说的话：“因特网所做的一切不

过是使信息加速——仅此而已。”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新技术一旦为人们所熟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因特网现在正在证明他所说的话。这就如同一个脾气暴躁的老贵族在被炸得飞出马车后，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第一门火炮说：“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使炮弹加速——仅此而已。”由于因特网的盈利潜力被高估了，于是人们便认为因特网的社会影响力也被高估了。而事实并非如此。信息传播加速会带来巨大的混乱，而因特网并不仅仅是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因特网使人们能够超越各种规则和社会习俗。受到这股潮流冲击的不仅仅是商业秩序，多种形式的权力亦被锁定，等着让人挖取。

总而言之，我发现这里面的文章太多了，是不容忽略的。我在撰写这本关于身处因特网风暴中央的人的著述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由因特网引发的事件：孩子们应用这种新工具要成为理财专家；父母们应用这种新工具要抛弃了解世界的责任；大商人们应用这种工具要将自己变成大众市场的敌人；反社会的技术专家们在这种工具的鼓励下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为社会理论家。因特网本身的技术远不如人们允许该技术对他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人对生活的说法——更加有趣。在因特网上发生的一切为一个学派——在社会学中叫做角色理论——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用。角色理论学家们认为，我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自我”，而我们的自我不过是我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戴的不同面具。因特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于是人们相应地去换一副全新的面具。适用于人的道理似乎同时也适用于人的思想，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好像突然之间愿意接受这种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新的风险。我早就看够了这种向所有人开放的特征，知道其根基是极其不稳定的。我只能估计，由因特网引发的令人不安的事件，我不了解的还有很多。

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截至2000年春天，上网的人们已经是数以亿计的规模，他们编写的网页达数十亿页，而最强大的因特网搜索引擎能“够着”的还不到这个规模的1/5。最强大的因特网搜索引擎甚至不知道网上到底有多少网页。我个人如果想独自对这个新的社会事件进行调查，也是决不可能达到这个能力的。我需要有人帮我不断地四处寻找。看看带有滚动图片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发现英国广播公司已经拨出了一大笔资金，要投资一个关于因特网之社会影响的系列片。这样，他们就能够聘请一组专业网上冲浪者，帮助我梳理整个网络，寻找关于人类变态的有说服力的案例。当他们发现了一些值得看的东西时，他们就会通知我。然后，我们会一起找到那里，敲一敲那些事件背后的任务的后门，亲眼看一看这些人的“血肉之躯”。

英国人曾经十分慷慨地资助过一项调查。但调查什么呢？当然不是“因特网的社会后果”这种定义范围的内容。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还为时过早。从长远看，因特网将成为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会花费一分钟的时间去考虑它的社会影响问题，正如如今的人们谁也不会去想电力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一样。我所要研究的更接近于因特网的社会后果。人们选用的是他们准备接受的新的工具，在应用时只是根据他们的需求和需求的形式。如果他们是在用因特网来尝试自己的特征，那么有可能他们发现自己过去的特征还不够。如果因特网在推动世界往哪个方向发展，有可能这个世界已经倾向于向那个方向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不再担心因特网的社会后果问题了，而只是反过头来观察在网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有意无意之间，它会展现出我们希望的目标。

但是，这么做的方法并不常见。摸索几个月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在花费大量的时间追踪孩子的影子。这种感觉是过去没有的。我已经习惯了扮演年轻人的角色，而突然之间，我成了一个古怪的老头，在学校大门口附近闲逛，等待着放学铃声。充当这样的角色，我感觉不很自在。这么浪费时间似乎确实不合情理。直到我去了一趟芬兰，我才意识到这种似是而非的对孩子们的兴趣，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商业界先例。奇怪的是，芬兰诺基亚公司已经主宰了移动电话领域。如今

许多人都承认，芬兰人将会是第一个以大家认为必要的方式把移动电话与因特网连接在一起的人。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与因特网的直接联系的话——而且很有可能至少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会这样做的——那么诺基亚将是最直接的理由。在一夜之间，芬兰人一改过去总想喝个烂醉后结束生命这种留给世界的普遍印象，成为因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业而驰名全球的天才。他们做到这些的另一个不凡之处在于，他们本人并不擅长交流。他们是我见过的酒喝多了话反而少了的惟一的民族。

芬兰人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尤其擅长琢磨别人希望从移动电话中得到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或者说诺基亚人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儿童。孩子们接触每一项新技术都是新鲜的，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而且学起来更快。谁也无法完全理解的是，他们梦想他们的电话具有的用途是成人永远不会想到的。即时文字短信息就是一个例子。即时文字信息正迅速成为欧洲公司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主食”。要写一条文字信息，你只需要把电话键盘当作打字机来用，用手输入即可。从表面上看，电话键盘显然并不是这样一种用途。由于字母的数量和键盘上数字键的数量大不相同，所以操作起来就像是在输入莫尔斯(Morse)电码。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一些芬兰的男女学生。芬兰男生对于当面邀请女孩子出去约会感到很紧张，而女生们总是在约

会之后立即将约会中发生的一切相互通报。他们证明了，如果需要紧急地进行间接交流，文字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输入电话键盘。2000年，550万芬兰人相互发送的这种短信息超过了10亿条。这种技术从芬兰孩子们那里传给了商人，因为孩子们已经教会他们的家长如何使用自己的电话。诺基亚聘请了人类学家来广为传播。

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认可以儿童为中心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如果你想得到快速的经济增长，你就需要促进快速的技术变革；而如果你打算促进快速的技术变革，你就需要向儿童转让某种奇特的权威。12岁的普通芬兰儿童如今都拥有移动电话，而且在诺基亚，人们普遍预计将来有一天，每一个7岁的芬兰儿童都会拥有移动电话。12岁的孩子们对此并不赞同——他们会皱起眉头说，7岁真的是太小了。他们不理解他们的未来取决于7岁的孩子拥有移动电话。如果12岁的孩子能够改变商务交流方式，谁知道7岁的孩子能够实现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想深入探讨为什么儿童——或者说儿童的稚气——在下面的故事当中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详细讨论。但是，我的确似乎感觉到，当资本主义鼓励越来越迅速的变革的时候，儿童与大人们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还没有决定将来干什么。他们在某个特定的“自我”上面没有投入很多心理资本。如果某项技术



的到来能够给愿意抛弃过去的“自我”而“以旧换新”的人们带来好处的话——因特网并不是惟一做到这一点的；生物科技也提供了许多前景光明的自我改变的可能——那么在原来的“自我”上面投资不那么多的人就拥有了优势。一个12岁的“自我”如果要抛弃，似乎并不是太大的损失。以下的故事中有些部分要求我记住这个残酷的事实。当你发现自己已经是在学校大门外面闲逛的古怪的老头时，你在选择某个“自我”的过程中有必要回味一下“返老还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尤其是需要回顾这种选择过程是多么地残酷。

我的儿童时代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这一点，我在现在看来并非了无情趣，因为这与我下面要说的话有关。按照现代社会金钱至上的标准，新奥尔良是个失败的地方。在我的一生中，它已经不再是美国南部的贸易和商业中心，而成了一座穆斯林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样。美国南部的新中心是亚特兰大。这个城市做出了聪明绝顶但在精神上空洞乏味的决定——不讲究传统和礼仪，而是追求进步。亚特兰大改变了自我：它甚至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机场，是一场除了金钱以外与什么都不相干的运动。决非偶然的是，它是美国的因特网商务中心之一。

新奥尔良就不同了。几十年经济上的失败，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得不顺眼，但是有一点是它的优势。由于没有经济上的发展，因此，也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有的只是缓慢的、不

可阻挡的风化过程。因为这个原因，新奥尔良一直是观察进步情况的最好的地方。（欧洲的很多城市也是如此，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法国的巴黎。）要了解进步情况，你就需要知道跑到前面或被甩在后面的的是什么，而当进步的车轮像现在这样快速向前的时候，要回想起谁是受害人是困难的。新奥尔良长期保留了这种“时代错位”状况，与外面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你还能在新奥尔良看到绅士般的律师们，他们把自己仍然看作是高尚而地位尊贵的职业中的成员。这类“恐龙”中的一分子就是我的父亲。

直到它衰败前的那一刻，我父亲经营的古老的家庭式律师事务所一直固守着它那颇具魅力的习惯。那些绅士般的律师们用相互写纸条的形式，争论着某些短句按照古希腊语应当如何正确发音。他们收集着属于已经消亡的文化的一些古怪的工艺品；他们戴着蝶形领结；他们自我感觉轻松自如，但是不知道“轻松的星期五”（casual Friday）<sup>①</sup>是什么意思。他们生活的基础是一种上等人的思想：律师是无与伦比的职业，它具有特殊的知识；他遵守的是一种严格的行为规范，且永远不需要说出来具体是什么规范；他对所有要求变革的请求表示怀疑。（我父亲对门办公室的一位律师不仅回避发

<sup>①</sup> casual Friday:译作“轻松的星期五”，意即指该日可以轻松地着便装上班。——译者注。

过来的电子邮件，而且至今还在使用属于他父亲的1919年的电话机。)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所有人都确信他从来就没有花费过一丝一毫的精力来担忧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地位不是他的一种起因，而是他生活方式的结果。

我第一次得到暗示说这种态度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而且对我来说将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态度——是来自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他叫莫里斯·巴特 (Morris Bart)。当时我还是个少年。我和父亲正驱车走在州际公路上，途中穿过一个镇子时，我们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好像写的是：“你是受害人吗？你有没有受伤？没有人来代表你的权利吗？那就给莫里斯·巴特律师打电话吧。”旁边是莫里斯·巴特的大照片，面部带着轻松的微笑，像是个汽车商。

“您做的事跟莫里斯·巴特是一样的吗？”

“不完全一样。”

“可是牌子上说他是律师。”

“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们没有广告牌。”

“为什么没有？”

“那不是律师做的事情。”

的确是这样——直到莫里斯·巴特把他自己的招聘竖在

州际公路旁边。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无动于衷，但是法律在向一种普遍的力量屈服——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民主化和商业化本能。（这两种本能常常趋于一致。）驱动因特网的正是这两股力量，而因特网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力量。全球广告公司WPP的英国董事长马丁·索雷尔（Martin Sorrell）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全球化，只有美国化。我认识一些法国的厨师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甚至英国的广告业务领导人，他们都会对此表示异议。但是此人说明了一个问题，而我知道逆着潮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新奥尔良知道外部世界的美国对于美国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新奥尔良也有同样的感觉。

莫里斯·巴特就像是美国这台巨大的摧毁机里的一个小部件，而因特网进行升级换代的正是同一台机器。在莫里斯竖起那块广告牌几年以后，我父亲的事务所开始收到“顾问们”的来电，提出要帮助他们从其他事务所里挖客户和律师——这是几年前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至今有些人仍然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几年以后，客户们坚持律师按小时收费，然后又开始质问账单的问题。过去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市场一旦毫不含糊地介入，古老的名声就开始渐渐退出了舞台。那些绅士型律师最终也没能幸免。至于那些用高贵身份来包装自我的人，最终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面对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世界所面临的攻击，绅士型律师们的反应是寸土不让。他们的孩子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孩

子还有时间挽救自己。对于孩子来说，站在潮流的逆端并不意味着应当就地建工事来坚守阵地，而是扭头逃跑的信号。进步取决于这些小小的背叛。

我回想当时恍然大悟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土地在移动。我并不喜欢父亲的世界劫数难逃的预兆，但是让我忧心的是，我心里有点希望我的父亲在公路旁边竖立自己的广告牌——而他当然是永远不会那么做的。我的反应是要离开家，出去创建我自己的“自我”。如果那时有了因特网，我可能只需要上网。

# 目 录

## 前言 看不见的革命

## 第一章 金融反叛/1

乔纳森·莱贝德，一个15岁男孩，用8 000美元作本金，通过因特网在股市上轻松赚取80万美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股票天才。但随后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股市欺诈罪送上法庭……

## 第二章 金字塔与馅饼/63

马库斯·阿诺德是个从未学过法律的15岁男孩，通过因特网为大量网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法律奇才，同时遭到150多名专业律师的围攻……

## 第三章 大众起义/131

一只小小的机顶盒在运用高科技手段进一步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正逐渐地、然而迅猛坚决地冲击着媒体、广告和娱乐业巨头们，传统的市场模式和运作规律正在被势不可挡的市场浪潮所吞没……

## 第四章 釜底抽薪/191

世上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可以阻止因特网毫不留情地抛弃年长者。在经过更加迅猛的科技变革之后，这个世界要求的思维状态对于40岁以上的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 第一章

# 金融反叛

将来的某一天，当某个社会历史学家回顾今天因特网所带来的混乱时会感到非常诧异。光是华尔街所发生的事情就足够他写上一章的篇幅，而在这一章的页脚中会有一条干巴巴的小注释，介绍第一个操纵股市的小孩。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力量——趣闻轶事和偶发事件——从历史的角度说并不怎么体面，因此这个故事只能享受脚注的“待遇”。在今天，它的待遇要远远超过脚注。

2000年9月21日，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控告乔纳森·莱贝德（Jonathan Lebed）的案子落下了帷幕。SEC在其新闻发布稿中解释说，15岁的乔纳森——第一个被控告犯有股市欺诈罪的未成年人——在他新泽西州锡达格罗夫的家中利用因特网进行股票诈骗。这个仅仅在“美国在线”（AOL）和“电子交易”（E-Trade）拥有账户的孩子购买了某种股票后，利用“多个编造的姓名”在雅虎(Yahoo)金融通告栏上张贴帖子向他人推荐该股票。SEC说，他在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共干了11次，每次都引起了股市的混乱。在混乱发生之前，他会先在市场埋下卖单，以期他的股票价格上升，而每一次他的股票都能看涨。他所选择的那些上市小公司的平均每天交易量大约6万股，而在他贴帖子的日子里，交易量会暴涨到100万股。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从中赚了钱。在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期间，他每天最少要获利1.2万美元，最多



时达到7.4万美元。现在，他同意退还非法所得，并承担利息，总计金额28.5万美元。

我第一次看到有关报纸的报道时，觉得看不明白。不仅是因为我不明白这孩子做错了什么，我甚至不明白他做了什么。而且，如果第一次关于乔纳森·莱贝德的新闻报道让人产生了疑问的话——在所有姓名都属编造的因特网上，使用“编造的姓名”是什么意思？都是哪些人那么幼稚地根据在因特网上读到的消息进行股票交易？——这些问题比较起几天以后产生的问题就算不得什么了，当时有记者问乔纳森·莱贝德的律师，SEC是否拿走了所有的利润，回答是没有。律师说，实际发生的交易次数大大超过SEC新闻发布稿描述的11笔。那孩子6个月交易的所得接近80万美元。起初SEC要求他交出所有的收益，但是当孩子准备抗争时又做了让步。结果，乔纳森·莱贝德还是把50万美元装进了兜里，而这些钱是他在不足6个月的交易中赚到的。

最后，我给SEC在费城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找到了审查乔纳森·莱贝德的检查官员之一。我可能是那天这个检查官员接待的第50个记者，而且他很难把握好证券法的细微之处。不论怎么样，当我请他解释在因特网上发表关于某种股票的个人观点究竟错在哪里时，他显得很是不愉快。

“跟我说说那个孩子。”我说。

“他是个小混蛋。”